

其实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标准，到底什么才是好作文。

一位我景仰的作家在为朋友的孩子辅导高考作文时，曾提醒道，一篇作文中尽量不要用重复的字，这大概也算是好作文的标准之一。

而苏轼的为文之道，“常行于所当行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”，就有一种好文章应是“顺其自然”、“非人力所能及”的意味。

在编辑过程中，能体会到作者写作时那种行云流水般的自由自在实在是一种快乐，然而，另一种快乐也很难得，仿佛不经意外，让我们撞见一次又一次的意外，这样的文章，作者一般会有一条主线，是提前预设好的结构，但在写作过程中又不断地把这个结构拆解，让你始终难以猜到结尾。

我一个画画的朋友说，这有点类似现代主义的一种抽象画法，即便你已经想好了所有的构图，了然于胸，然而等到第一笔甩出去，就全部推翻了，因为它会从这一笔发展出下一笔，然后发展出第三笔，第四笔。

创作是非常奇特的东西，往往是自己预设好的那个理论被彻底颠覆掉以后才是好创作，而相反的，我们做好一个大纲，完完全全按照大纲走，大概都很难是好创作。

这也好比旅行，到底要不要提前做好攻略呢？

在陈丹青笔录的木心的《文学回忆录》中，他提到，木心先生上文学课，常会说，今后诸位走访列国，必要熟读该国的人物与史迹，有各而去，才是幸福的出游。而木心先生自己就能摘取书报刊载的各国掌故，点染铺衍，写成诗作与散文。

## 非常文青

# 常记秋日斗草时

□ 卢海娟

大山里的孩子，连玩具也会感到大山无私的馈赠。

狗尾巴草长得到处是。放学路上，它们举着毛茸茸的一尾轻轻摇曳，细长的茸毛上缀着琐碎的光，灿烂霞衣让原本卑贱的它变得可以入诗入画。孩子们叫嚣着，像出笼的鸟儿飞出学校的大门，像一把欢乐的豆子被撒在高低不平的乡村土路上，他们叽叽喳喳地叫着，你追我赶地吵着。一个安静的女孩蹲下身去，折了两三根狗尾巴草，一边走路，一边捻着草茎在自己的腮腮上轻扫，那种毛茸茸亲昵的痒仿佛来自于温暖的猫。调皮的男孩看见女孩陶醉的样子，也偷偷去采几棵，趁人不备，捻着草茎到别人的脸上、脖子上上一扫，被扫到的孩子吓了一跳，回过神来，便少不了一番谩骂和追撵，村庄因此无比热闹。

黄昏，狗尾巴草被随意丢弃在院子里、小路上、菜园边，藏在草芒下的种子暗暗发笑：这些頑皮的孩子让它们找到了滋长生命的新的土壤。

倘若见到“老牛哞”，嘻闹的孩子马上就会停止了疯打闹，他们都急于采到硬实的“老牛”与小伙伴们对决。

老牛哞学名老鹤草，蒴果，种子倒卵圆锥形，先端长喙状。在孩子们的眼里，老鹤草即将成熟的翠绿果实就是个长着圆圆大脑袋长长大尾巴的“老牛哞”，可以用来“斗牛”——把又脏又旧的背心脱下来，两个孩子在对面坐着，选衣服背后光滑平整没有缝线的地方，捏成两个褶，各执一端，拉直，使得两个人的褶皱在同一条直线上，这样，衣服就形成一个长长的双轨道。

把老牛哞放到“轨道”上面，左右手各捏住一角布，两人按同一频率交错移动手中的布，轨道上的“牛”便在布的交错过程中雄赳赳气昂昂地向对方冲过去，手上移动的速度越快，“牛”的冲击力越强，终于，两只“牛”撞到一起，顶起来了，两个孩子聚精会神地移动手中的布，努力控制“牛”的走向，口里不停地为自己的“牛”加油，两只“牛”有时还没碰到一起就掉下轨道，有时顶在一处，一条“牛”被挤下去，另一条“牛”畅通无阻——赢得比赛的孩子欢呼起来。

于是再出一只“牛”，再战。有时，两条“牛”直顶得站立起来，一起跌下背心折

我的朋友则在每次长途旅行前，花尽心思做攻略。因为她说自己没有大把的时间在景区住下来游览，也没有大量的RMB任她在旅途中随心所欲。所以要做得功课，让自己在有限的时间内，在旅行中玩得开心，不留遗憾。

而陈丹青先生恰恰不这么认为，他觉得：待飞机落地，入了宾馆，然后抬脚走到马路上，我于这国家的认知——倘若走在马路上也可算作认知的话——这才刚刚开始：直白地说，新到一国而使油然动衷的一刻，正是无知。

无知而旅行，大概有了撞见更多意外的机会。

人生本来充满了意外，巧合，充满了偶然，充满了很多意外当中的领悟，不存在一切规划好了，然后按这个样子发展，没有一个人人生是这么呆板的。

也不存在这样一种创作，一切都按自己原来计划好的发展。 鲍尔吉·原野在《关于白菜》中提到，“批评家经常提醒作家写作多注意细节(这是多么好笑的一件事)，母亲们对于家务的描述倘若没有细节就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她们所说的都是自己与听众可以看到、摸到、听到和听到的一切，全是细节。”

若没有拥有丰富的生命经验，注意细节了又能怎样，若拥有了丰富的生命经验，明明白白去写一件事，抑或横生枝节，而这个枝节又带领出不同的事件，不论哪一种写法，以文字描摹所见而已：“所见”，便是好文章。

## 编辑手记

起轨道，孩子们瞪大惊奇的眼睛，之后哈哈大笑。  
白蒿是男孩子们玩具，它柔韧、细长，可以用来做长鞭。白蒿长在河套边沙滩上，它喜欢贫瘠的土地，就像乡野里的孩子，无论生活多么贫困，身份多么卑微，都会蓬蓬勃勃健康快乐地成长起来。  
挑选高大细长的白蒿，用小刀从根处割下来，把多余的枯叶捋掉，扭动、上劲，像搓绳子一样把两根蒿或是三根蒿扭合在一处，用蒲草或是水葱捏了头尾，就做成了一条青翠的草鞭。男孩子有一条长鞭在手，立刻魁伟起来像个小英雄，在接下来“玩打仗”的游戏当中，必然要做个头目，领兵数人——能够有无数羡慕崇拜的眼神跟随左右，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呀。  
鞭子不是用来虚张声势的，当然要试试一下，“玩打仗”的两伙终于狭路相逢，一场战斗在所难免，双方的小头目比的就是鞭子，两个孩子隔空举鞭抽打一番，谁的鞭子先散花掉谁，谁就输了。  
等到深秋，严霜之后植物们都脱了绿袍，变成一片光秃秃，落到地上的叶子也成了孩子们的玩具。  
拣较大的杨树叶，把枯黄的叶片掐掉，只留叶梗，经霜的叶梗变得柔韧而结实，两个孩子各执一梗，让两根叶梗结成十字形，捏住叶梗两端用力拉拽，谁的叶梗断掉，谁就输了。  
放学路上，孩子们一边走，一边拣选杨树叶，整理好的叶梗揣在衣袋里，一有机会，大家就从衣袋里掏出叶梗斗起来。拉拽叶梗也是有技巧的，选有些发黑的老树叶，把柔韧的叶梗捻一下，像搓绳子那样扭几圈，保持这种状态，拉拽时把叶梗伸直，叶梗的力道便得到了提升，胜算就大一些。反之，那些看起来粗壮、颜色翠绿的，总是刚性有余而韧性不足，与老树叶一斗，便被拦腰折断。  
斗叶梗是大人孩子都喜欢的游戏，田间地头歇息时，下雨天没活干时，饭后短暂的休闲时光里……有时是顺手拣选地上的落叶，有时是孩子们从衣袋里掏出一大把叶梗任人拣选，大家站稳了脚步，拉开架势比拼起来，折断的叶梗可怜兮兮地被抛在脚下一——在那个精神生活极度贫瘠的年代，斗草的游戏着实让人着迷。

## 流年碎笔

说到白菜，我想到了一群女人。我印象中女人总是成群结队，像花朵成群结队，云朵成群结队，而白菜们也整齐地排列在一起。它们微胖，随和、世俗、老了之后仍然是一棵白菜。  
如女人一般的白菜是母亲们。许多少女变成母亲之后，心里突然涌出大量关于家务的话语，如大江之水滔滔不绝。这些话不像是学来的，仿佛早就藏在她们心里，等待打开闸门。那是对于孩子、食品、衣物等一切的描述与感受。批评家经常提醒作家写作多注意细节(这是多么好笑的一件事)，母亲们对于家务的描述倘若没有细节就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她们所说的都是自己与听众可以看到、摸到和听到的一切，全是细节。而白菜假如有一天突然学会说话，也会快速地、琐碎地叙述厨房的一切，关于粉条们、酱油们、暖气热与不热，也全是细节。  
捱过冬季的白菜，在春天里消瘦了一些，外皮不鲜嫩了。我觉得这像母亲们又添了十岁。皮不嫩了，但白菜仍然水分十足，像母亲乳汁充足。谁也不知道母亲的奶是从哪里来的，来自血管，也不来自肚子，没看过她们携带奶囊，但有了孩子，乳汁便源源不断。白菜亦如此，以水养人。白菜里除去水，还有什么？水是最好的东西。白菜并没有创造水，它把水从大地吸出，加上淡淡的白菜的味道和淡淡的白菜的养分，如此而已。  
白菜可能是最缺少人类讴歌颂扬的蔬菜，好在它不需要人类颂扬。它众多、无味、出身平凡。在我看来，这全是优秀秉赋。人类自古即有刁钻癖，以为食物得之愈难愈珍贵，如取悬崖上的燕窝，拿牛结石和狗结石当药，吃鲤鱼须子。然而把他们养大成人的还是菜白菜。白菜无味最着高明，它是岔路，辛者、甘者、辣者都走在一条偏路上。花椒偏得更远，连虫子都不生。白菜懂得中和之美，比无味只多一点意味，可能是甜，也可能是清香，仅此而已。自古未见吃白菜吃死的病人，其他食品食之过量均可致命。白菜不发旧病，不与鱼虾搅和，不傍厚味成名。白菜进了锅里还是原来模样，它不觉得变成其他样子会更好。白菜朴

## 微语绸缪

“打死！打死！磨磨个啥，还不往死里打！”安定祥和的超市门口响起粗暴怒吼，听得很激动：好多年没见过打架架了。结果是男人在指挥媳妇倒车。  
都是过来人，我见犹怜。对于刚刚学会开车的老司机，倒车问题相当于驾驶路上的哥德巴赫猜想。遥想当初，几乎大半年的时间里，我每逢倒车必在后视镜里苦苦找竹竿。作为驾校简陋教具的竹竿就是灯塔，就是路标，就是全地球方向的指南针啊。  
寻找富于包容与耐心的男人，驾校的密度应该高于其他地区。我和女友一起去学的车，那教练温文尔雅，也算得上帅哥一枚。眼看着就要撞上南墙，女友做出了应对此等危急情况的本能选择：双手双脚全部放开，闭上眼睛，持续大喊：“啊！”  
下了车，战战兢兢给教练递上一支烟，对方挤出一丝虚弱笑容：“让我安静一会儿，不太想说话。”女司机们则纷纷表示，自己学了开车，才知道这个世界多

## 关于白菜

素，堆在墙角的白菜会笑。蔬菜自有蔬菜的表情，以人的观念看，青椒怎么看都像气歪了鼻子，而且是外国鼻子。豆角在模仿狗的脊椎。芹菜身上藏了许多琴弦。南瓜在模仿儿童的灯笼。葱的叶子中间进了空气，大蒜是裸体者挤在一起祷告。白菜丝毫不古怪，从根上长出一片菜叶抱住菜心如此而已。菜帮如臂膀，一层层抱紧，护住嫩黄幼小的菜心，其他没什么可说。如果哪一样物品像白菜，兹证明它平凡中正之极，让人说不出什么。说不出什么的东西大都得道，可得恒常。

## 读史札记

忘了初心的“宋祁们”  
□ 王学胜  
宋太祖乾德三年(公元965)，宋军进军成都，后蜀主孟昶举国投降，后蜀政权彻底瓦解。  
孟昶统治后蜀期间，其奢侈腐败程度在历史上是罕见的。每天的饭菜没有山珍海味不吃，所用器物没有珠宝装饰不用，甚至连大便的便盆也用宝石装饰。太祖赵匡胤见后，感慨道：“这样的国君，如不灭亡，才真是怪事呢！”  
北宋初年，太祖皇帝告诫左右：“军旅和灾荒要事先做好财政准备，不可临时再向民间征敛。”那时国家财政收入年年盈余，国库充实。经历了几个皇帝，到了仁宗时，政治不再清明，逐渐开始腐化了。官员任用提拔非常混乱，遇到灾荒，大户肯开仓放粮，按出粮多少授官。朝廷也可以公开卖官，出钱六千贯给予簿尉官，出到万贯则授予殿直官等。除正官外，等候官缺的人更是“不知其数”“三员守一缺”。  
民以食为天，吃自然是头等大事。北宋遗民孟元老所著《东京梦华录》，其中很多内容就是关于吃，“饮食果子”“食店”等章节简直就是菜谱，看得让人口水。这是对北宋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，朝廷的大臣们简直就是吃货一群，一个比一个会吃。宰相吕蒙正，每天宴伙，必吃鸡舌汤，大量杀鸡，致使家中鸡毛堆积如山。  
翰林学士宋祁更是如其词句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，花天酒地，纸醉金迷，想着法子享乐。他的哥哥宋庠，兄弟二人同举进士，人称“二宋”。哥哥觉得弟弟这样是忘本了，就派人去告诉宋祁说：“听说你昨晚烧灯宴欢，彻夜欢乐。兄弟啊，我想提醒你一声，难道不记得我们某年一起在学内吃薤饭的事了？”薤是一种野菜，宋氏兄弟当年负笈异乡，寒窗苦读穷窘之时，是没少吃这种粗糙食物的。宋庠是想告诉弟弟，不要忘记过去吃苦耐劳的苦日子，要惜福，不要过分铺张奢华。  
的确，宋祁也没有忘却过去经历的苦难。他听后仰天长笑，叹息一声，对别人说：“穷巷多怪，曲学多辩。寄语相公(宋庠)，不知当年吃薤饭是为了什么？”言外之意很明确：当年忍饥挨冻，曲背侍书，兀兀穷年，不是为了今天做官享福吗？  
朝廷上下政治上的腐败，生活上的侈糜，致使北宋财政支出逐年增加，国库虚空，财政出现严重危机。这为以后国力大降、饱受外敌侵侮埋下了伏笔。

## 动糞总比动刀好

甚广的《扁鹊见蔡桓公》，就会发现，蔡桓公后来相信扁鹊的话时，再派人去找扁鹊，医疗干什么要跑。不跑？说不定会死在蔡桓公前头。  
因此，医患关系的复杂性让扁鹊们也很难搞定。医生离不开患者，患者也离不开医生，二者虽相互依赖，却又难以相互信任，这是医患纠纷的心理根源。苏东坡就曾写过，宋朝一些吃饱了撑出病来的士大夫们为考验医生医术，不向医生透露自己的真实病情，让医生去猜。在各种现代医学仪器都不具备的情况下，我猜我猜我猜，自然是一件难度系数极高的事。难怪清代有人批评这种现象，称其为“取死之道”，结果就是你死你死你死死死。  
患者之所以会这么不相信医生，也是因为庸医太多，不负责任的医生太多。清代笔记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：苏州有一姓曹医生，名声在外，出诊费用也水涨船高，穷人家请不起。有一次，当地一颇有名望的老先生的女儿生病，派仆人去请他。仆人家境贫寒，向来恨曹医生，故意对曹医生说患有身孕，其实该女尚未嫁人。曹医生到了之后，隔着帷帐号脉，说此女有喜。老先生很惊讶，疑其误诊，次日又请曹医生来，让自己的儿子伪装成女儿，请曹医生号脉，曹医生依然坚持称其

## 辣笔小新

人心膈肚皮，古代没X光，肚皮里的零件没没坏，只能“望闻问切”，估摸着蒙，医疗事故更多，有的成了故事，更多的连故事都没留下来。  
为尽量减少事故的发生，扁鹊提出过“六不治”：一是“骄恣不论于理”，病人牛×得没法讲理，不治。二是“轻身重财”，太爱钱，撞着个铜板死都不肯撒手，只好任其死去。三是“衣食不能适”，太讲究吃穿，口刁还臭美，这种人对生活过于挑剔，对医生更是如此。四是“阴阳并，脏气不定”，体内气血错乱、脏腑功能严重衰竭，属于本来就治不好的，千万别逞能硬治。五是“形羸不能服药”，身体过于羸弱，连药都不能吃。是药三分毒，病治不好就被毒死了。六是“信巫不信医”，本来就不相信医生，只相信巫术，病治好了以为是鬼神保佑，治不好责任肯定全推到医生上。  
这“六不治”，乍一听还以为是牙膏品牌，其实是给医生提供了足以免避风险的一片蓝天。明确指出六种最容易出现医患纠纷的人，让医生防范。  
扁鹊肯定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物，因此，“六不治”足以体现出古时候一代代医生在医患关系上血淋淋的教训。  
于是，再去读《韩非子》上那篇流传

## 女司机出没请注意

么危险。  
新人开新车，各种忐忑。往车上贴个什么标识呢，“新手上路请包容”，还是“别吻我”？同事说，别那么含蓄，直接贴上凶神恶煞性冷淡风的仁字：女新手。  
赵小薇同学驾龄两月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目前已经有快递小哥、拾荒老伯、代驾大哥、邻居大叔等多人指点她在道路狭窄的小区里停过车，充分体现了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互助精神。另一个和谐大院，某位女同学在把车开出门的漫漫征途中一路磕碰技惊四座，全院男女奔走相告雀跃引导，从此一战成名。某小姑娘在北京二环上熄火，遍寻不得其因，直到故障救援车赶到发现，没油了。至于我在缓缓驶向洗车间的路上碾了洗车小哥脚这样的恶性事件，简直就是长鸣警钟、人尽皆知。  
经过人民群众的加工提炼，坊间流传不少关于女司机的笑话——  
如果在晴天，女司机突然打开雨刮

## 非常文青

器，那么请注意，她要转弯了。  
一个女司机用力关后备箱的时候把自己的头夹了，简直难以置信！  
“如何教女司机换备胎？”“别闹了，让备胎来换就好。”  
女司机问：“故障灯上一个人背着宝剑(安全带警示)，车是不是坏了？”答：“你车上有刺客。”  
“我们交警最不愿意拦的就是女司机。”“为啥？”“一拦，她们就紧张，一紧张就不知道踩刹车还是油门。”“你咋知道？”“呵呵，你以为我是因为什么进医院的……”  
从技术到战术的各个层面，段子手们对女司机无情嘲讽。女性真的不适于驾驶？随意变道、压线、急刹车等等危险行为以女性居多？紧急情况下女性的判断力、应变力弱于男性？  
一切没有科学依据的论断都是耍流氓。高德地图用户驾驶行为数据告诉我们，女司机的驾驶评分高于男性，安全驾驶更靠谱。女司机容易被“黑”，大概源

## 白瑞雪

于性别标签化的社会惯性——随手打开一个新闻页面，标题主语经常是“女司机”“女老板”“女记者”，你见过“男司机”“男老板”“男记者”吗？  
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。汽车是什么？一种以燃油驱动前行的机械装置。一种快速位移的载体，在日久薄情的岁月里给了我们不拘一城一池的来去自由。女人往往不这么看。它不过是节省时省力的交通工具嘛。而在很多男人心里，汽车就是他的小老婆啊。男人们垂涎好车时的两眼灼灼，跟我们看没穿上衣的宋仲基或者上淘宝刷新款裙子的表情神似。在与汽车同行的路上，一个相濡以沫，一个以釜为鱼，男女技能自然有高下之别。  
她们是真的不够感兴趣。  
国庆长假期间，朋友接到老婆怨诉：我追尾了一辆桑塔纳，给他五百块钱都不干！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人肝肠寸断的呐喊：你可以撞我，不要侮辱我，我这车叫辉腾！